

景
漢
印

四庫全書卷要

史部
第五十二卷
正史類



世界書局印行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五冊
正史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目錄三卷 元托克托撰

卷三百九十三至卷四百四十二

一三八—一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六千二十一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騏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九十三

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為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

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

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七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

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禿髡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泣

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祐所係陛下安得辭
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
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
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
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
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
一宮豈為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
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
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
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
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
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
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
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
宜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
沈有開李嶽京鏗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

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
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
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
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
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冑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
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
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冑用事權勢重於宰相
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
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
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冑朕之肺腑信而不
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冑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
求去詔侂冑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
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
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
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
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

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諡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為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夔夔為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

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彊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為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為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

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為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為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為詩三章以進王喜為置酒手

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為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謀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己致陛下底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寢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

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衆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衆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衆在瑣闥甫一月

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衆皆繼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衆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衆請斬舜卿日以八事之目為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衆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夫

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炳香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為憂乎輒與蒯瞶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為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為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為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

疑君子有黨則底小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為疑乃若貴為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為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宜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為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即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

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揀主失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能

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為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喟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

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諫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喟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為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以為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為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蒙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蒙為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按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賦一書不讀一

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諡忠文子瑾太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

早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

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

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

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早暵為虐陛下禱羣祠

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諫言夕得甘雨天心所

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

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

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

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

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柰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為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為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

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為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消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櫻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湛然虛明

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讒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

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力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為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

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為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為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為事君之忠蓋託已為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為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為御史改右正

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譏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為威福度且疏將論其姦為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遂諫臣使侂胄去不得効一言非為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為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

饑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卡整斬盜胡海
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冑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
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為患人給錢
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為已任
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
許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觀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
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
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
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
為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為編年
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
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
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堦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
年十六遊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
頓悟捷得為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
興廢為已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為池州教授會度以

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偽學黨開
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於
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
進官兩為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敝衣惡食挾書忘
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
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
納告勅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
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
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於神
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度
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夙興行事
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
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尊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
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為稱職遷殿中侍御
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

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於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勦為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為陽而女為陰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駟以言事移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為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襄為國巨屏而權

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為四路以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為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

至是嘉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

侂胄難於獨留宜俾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抹之汪義端頃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為立捕黥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耶侂胄既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昇職而公議未厭彭